

我與李浴日先生之締交

李震

我和李浴日先生之締交，初為文友，繼而合作，後為知己。

當抗戰期間，李先生創辦「世界兵學」月刊於廣東，時由於交通阻梗，大後方書籍，前方戰區大都無法獲得，且由於李先生「世界兵學」月刊，極力提倡東方兵學，尤其對於兵學鼻祖之孫子哲理，闡揚不遺餘力，並藉此以發揚國粹，恢復民族自信心，此時作者適自陷區之最前線，回至七、九戰區工作，得讀先生之「世界兵學」月刊，為之神往，遂訂閱之。繼而為該刊撰稿，自此以後，作者遂與先生成為文章之契友矣。

及三十六年作者出版所著「將校才德與治兵」一時，先生即予以諸多協助，並將該書篇章摘要分別發表於南京當時之各雜誌，藉資普遍。自後先生在出版事業上，遂與作者時相合作，當其籌建蘇州孫子紀念亭時，尤囑作者與之致力焉。及至大陸淪陷，撤退來臺，作者於鳳山陸軍官校創辦「兵略雜誌」月刊，先生得悉作者狀況，曾數度南行，時相作學術上之磋商，則吾與先生之交，至此益形親切，而引為知己之學友矣。

先生性純厚敦樸，高尚無華，好學術，鑽研不倦，關於先生鑽研兵學之起原，先生曾與余詳

述其經過，他說：「當我某年留學東京時，見日本各坊間排列甚多種類之孫子書籍出售，因感國內坊間少見，乃引起我之好奇心；逐一翻閱之，皆為日本將校研究孫子之著作，遂逐一蒐集，詳加研究，經久深覺有所悟，乃選其尤精者十餘種，從事編著「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」（現為孫子兵法新研究），回國後，此書初稿告成，遂在廣州初版，此為先生研究兵學經過之大要。自此先生即專從事於兵學之研究，並創辦「世界兵學」月刊，其後數年，先生歷著譯有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」，「孫克兵學新論」，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」，「兵學隨筆」等書問世，遂一躍而為中國兵學界之聞人矣。

先生前數月，復從事編著「吳子」一書，並謂待完稿時，將請余為之校閱，不幸此稿未完，而先生已與世長辭矣。先生實為我國現代兵學界之奇輝碩果，不幸壽促，不僅為先生惜，尤為我國兵學界惜也。

先生與余締交之深，概如上述，及八月八日突聞先生噩耗，不勝錯愕之甚！其後數週，為悼惜先生之逝，與念我等交誼之深厚，每每為之精神恍惚焉。